

陆文夫作品 研究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



陆文夫作品研究

徐采石 编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责任编辑：采 石

封面设计：柯 明

陆文夫作品研究

徐采石 编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七二一四工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25印张 6插页 223千字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江苏第1次印刷

印数：(白板纸本) 1—1,300册 (平装本) 1—3,110册

统一书号：10355·804 定价：(白板纸本)2.75元

(平装本)2.35元

编辑说明

为了检阅江苏文学创作成果，展示江苏作家创作风貌，并为江苏文学事业积累资料，作协江苏分会特编纂一套《扬子江文学总汇》。

这套系列性的文学总汇，包括小说、诗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理论研究等各文学门类。

选编的方式，有个人专集（选集、多卷集），有按年代、按文学品种汇编的综合性选集，以及新创作集。

《总汇》将根据每年创作及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而定，不硬性排名次、定先后，个人专集，可一年编一册，也可间隔数年再编一册；按文学门类合编的选集，可一年编一集，也可数年编一集，皆以创作实际成绩为准。

文学创作之河永远长流，载创作实绩之舟的《总汇》，亦将在此长河中鼓棹同进。积十年二十年之力，或可一窥新时期江苏文学发展全貌。此为编委会诸同志共同之心愿。

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
《扬子江文学总汇》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五年八月

目 录

· 作家论陆文夫 ·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| “陆苏州”（代序） | 艾 煊 |
| 10 | 是谓小说妙品
——谈《围墙》 | 王 蒙 |
| 12 | 与朋友交 | 高晓声 |
| 15 | 说老陆的“苦” | 叶至诚 |
| 18 | 我对陆文夫的理解 | 张 弦 |

· 陆文夫论 ·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3 | 略论陆文夫的创作思想 | 盛思明 |
| 30 | 论陆文夫 | 范伯群 |
| 49 | 艺术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
——略论陆文夫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 | 何镇邦 |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71 | 他选择了苏州 苏州选择了他 | 王 愚 |
| 78 | 论陆文夫的创作个性 | 金燕玉 |
| 107 | 陆文夫创作的幽默风格 | 李兆忠 |
| 115 | 他在林间小路上跋涉 | 徐采石 |
| | ——论陆文夫创作的新趋向 | |
| 130 | 关于陆文夫创作道路分期问题
的商榷性意见 | 潘承凡 |

· 陆文夫作品论 ·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40 | 探求者的新探求 | 陈 辽 |
| | ——谈陆文夫在新时期的创作 | |
| 148 | 从人生的小窗口看取社会 | 刘静生 |
| | ——评《小巷人物志》第一集 | |
| 163 | 重要的是对于生活的见解 | 陈骏涛 |
| | ——陆文夫创作管窥 | |
| 173 | 注视小人物命运和再现大
时代风云 | 杨桂欣 |
| | ——论陆文夫新时期的小说创作 | |
| 196 | 论陆文夫近作对市侩主义的批判 | 范培松 |

212 命意精警 风采清俊 夏春豪

——陆文夫近作的思想力量和文体美

228 读《美食家》 吴泰昌

231 现实主义探求的可喜收获 黄毓璜

——读《美食家》、《围墙》、《万元户》

240 谈陆文夫近年来的小说 曾文渊

250 浅谈陆文夫的几篇爱情题材小说 江 伟

257 陆文夫新作探胜 徐 金

· 陆文夫研究资料 ·

272 却顾所来径 陆文夫

288 造园林与造高楼 陆文夫

——谈作品质量的提高

293 探求，从底层重新开始 李巨川

——基层生活与陆文夫的创作

316 陆文夫传 范培松

332 陆文夫作品简目 郑重 编

341 陆文夫研究资料简目 郑重 编

“陆苏州”

（代序）

艾 煊

我和陆文夫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，老友相处贵在以诚相待。我们的交往方式，又可以说是淡如水的。这种交往方式，是符合他，也符合于我的个性的。

但在读到《美食家》时却情不可遏，半夜读完后，连夜就写了封祝贺的信。我们交往这么多年，读过新作立刻写信祝贺他的成功，这还是头一次。淡水变成了浓茶。我觉得这篇作品是陆文夫的一个高峰，当然只是到今天为止。陆文夫还有潜力，还在发展。他一路走来，垒起了一座座高高矮矮的小丘和山峰，《美食家》是眼下最高的一座。创作的道路，不可能直线上升，不可能永远保持一峰更比一峰高。有峰必有谷，有起必有伏。只要谷不太深，伏不太久就好了。超越竞走的同伴不易，跳过自己的横杆甚至更难。在《美食家》之后，他又发表了两篇新作，包括象《围墙》这样有影响的作品。但高峰，直到今天总归仍旧是《美食家》。

苏州的地底下、宝塔洞里、深宅大院当中，处处有宝。人们也许会想到虎丘剑池底下去挖吴王剑，谁会想到去古墙的老鼠洞里掏宝呢？那个老鼠洞里丰富的粮食宝藏，陆文夫

把它掏出来了。拿这个很偏僻的、不为人注意的、极为平凡的题材——一个好吃的人——居然写出了一部洋洋洒洒、读来兴味无穷的中篇。这是陆文夫的一个长处，一种本领。

一个作家要有多方面修养，掌握多种艺术手段。我在这里单讲一点：陆文夫长期待在苏州城。

画家欢喜游山逛水（是好事，并非贬义）。写诗的，写散文的，也欢喜东跑西颠，在一处待久了，就象感冒似的眼酸脑胀鼻塞。写小说的因人而异，有的欢喜经常挪窝，有的欢喜在一处长住下去。写长篇的，往往非长待一处不可。举一个极浅显的例子，写农村生活，从正月初一到腊月大年夜，天气变化，物候特征，各种各色种植的作物，甚至包括野花野草，它们在当地的萌发、始花、成熟的时间，写长篇的都应该晓得，否则写进小说里会闹常识性的笑话。好心的读者，说你不懂装懂；不客气的读者，会说你弄虚作假。

小说靠生活细节来构成，没有细节也就没有小说。即使纯心理的描写，也往往拿生活细节垫底。获得生活细节，靠敏锐的观察，靠长期的积累，靠对某地某种生活的异常熟悉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他地他种生活的联想、幻想，顺藤摸瓜，会牵出一连串有趣的生活场景。这“有趣”当然是指美学意义上的，不是感官上的有趣。

从文学的意义上说生活，陆文夫对苏州是非常熟悉的。他晓得哪条弄堂、哪家大杂院的墙洞里有粮食、有宝贝。熟到了随便在哪条弄堂里、哪顶桥堍下碰到一个苏州人，就能把他写活了的程度。活了，当然不光是有个性，还要带有点苏州味，尽管陆文夫并不用苏白写作。

他少年时代在苏州读书，青年时代去苏北革命，又打回苏州城，从此长住苏州，在此工作，在此劳动，在此写作，在此触霉头，在此挨批斗，也在此获得了荣誉。曲折跌宕，喜怒哀乐，回肠荡气。就是这么一种生活。

他也在苏州城以外的地方待过，“文革”中充军苏北海边。两次调到南京搞专业创作，在南京拿钱吃饭，人依旧住在苏州。端人碗，服人管。尽管不住在南京，但运动一到，仍需赶到南京去应卯。南京是朱元璋发明廷杖的地方，陆文夫也在南京挨过两次板子。头一次挨板子时，他还是个蛮单纯、蛮听话的小伙子，挨了一顿板子，并无怨言。不久又挨了一顿。

那时节，作家有点象小媳妇，吃饭的姿态，穿啥衣裳：颜色、式样，走路的徐疾，跨步的大小，都需要看婆婆的脸色行事，也要看小姑子的脸色。唐代诗人王建的经验是：“未谙姑食性，先遣小姑尝。”小姑能为媳妇说两句话，也会使婆婆转怒为喜的。

媳妇多挨了几次打骂以后，可能变得更胆小、更懦弱，或者更驯顺、更圆滑，也可能变得更正直、更刚烈，或者更理性、更通达。不可能只有一种如婆婆心愿的好效果。“棒下出孝子”的古老格言，也许仅仅只具备前朝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。

婆婆的家教虽然未必尽是合情合理，但也未必都是无益的。作家不光靠吃糖、喝牛奶才能体格健壮。酸辣汤、苦瓜丝、臭腐乳，各种怪味菜，也都各有其健脾益肺的功能。粳米、白面固然需要，高粱、栗子也有其特殊的营养价值。关

键就看自己的胃是否健全，能否消化吸收，并在自己的体内转化为有益于健康的营养物质。苦草、酸草、甜草、辣草，经过反刍，都可能转化成牛奶。当然，在反刍过程中，也会排除一些使身体违和的有害物质。

高山、深渊，华堂、茅屋，笔杆、粪勺，坐飞机、做飞机。许多作家都谱写过这种大起大落、起伏跌宕的生活交响乐。你一曲，他一曲，各不相同。陆文夫的曲谱和演奏法，也跟别人不一样。

最近陆文夫出了个集子，叫《小巷人物志》，这是第一集，以后还打算出《小巷人物志》第二集、第三集、第四集……

世界那么大，他只写苏州；苏州也不小，他专写小巷，专写高高风火墙后边的那些人家。这就是陆文夫。别人会写市委书记，写大学教授。这个领域他很少涉足，写一点，兴趣也不大。尽管市委书记、大学教授里头他也有一些很熟悉、很要好的朋友。也许将来某一天，他忽然灵感冲动、心血来潮，转写这一些人物，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陆文夫欢喜钻苏州的小巷，有时也上大街：观前街，宽不过十来米的苏州式大街，不是天安门广场的东西长安街。在那条大街上虽然跑得畅快，但那是别的作家的地盘。陆文夫目前还无意入侵别人的地盘。善写天安门广场，善写东西长安街的作家，一旦进入苏州小巷，也可能会感到天矮地窄，他那支如椽大笔可能兜转不灵，不象陆文夫那样腕转指应。

唐代诗人韦应物，在苏州做过刺史。他并没有多少写苏州的名诗、名文，那首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好诗，是在滁州当刺史时写的。史书上称他为“韦苏州”，也许是因为他在苏州刺史任上，宦绩卓著的缘故。没有考证过，姑妄言之。

从一个作家对一个城市的深刻反映来说，还未见过象《美食家》、《小贩世家》这样一系列深情描写苏州的作品出自一个作家之手，而且还继续不断地有若干苏州小巷人物登上文坛。陆文夫是苏州的，苏州也是陆文夫的，陆文夫是文学上的“陆苏州”。

《红楼梦》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，人物那么多，知识面那么广，反映社会生活那么深刻、鲜明。即使如此伟大的作品，也还是有局限的。它主要是写了贵族大家庭里的一帮公子、小姐、丫环。封建社会的其他重要成员，农民、手艺人、官僚，在这部作品里只走了走过场。伟大作家、伟大作品，也不是没有局限的。

陆文夫着重写他的小巷朋友。

世界是无限的。自然界：天上、地下、海底。人类社会：纵横百余国，上下数千年。人的脑袋：一片汪洋大海，波涛汹涌，无边无岸。自然界、社会、人的精神世界——文学的天地是无限的。但作家的天地，作家的笔，到底还是有限的。各人头上一方天。在这个有限的天地里，发挥出无限的才智。把这个有限的天地，有限天地里的人物，写得无限地深刻、鲜明，陆文夫自有其窍门。别的同行也未必不懂，但真正抓住这个无限中的有限，把有限的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无极无限，却又并非易事。

又要天宽地广，又要体察精致，发微探奇，还要吸收文学知识以外的各种知识。陆文夫还要研究建筑学，研究园林建筑艺术，要达到工程师的水平，也许要花三年五载的工夫。还有别的各种知识要吸收，烹饪学、医学……一个作家有几个三年五载？知识的积累是必要的，从某些必要的知识出发去理解某些特定的人物，会使人物形象更丰满，更立体化。作家不必要象某一行的专家学者那样，深刻地研究某项专业知识。作家要研究的是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生活领域，包括其中的某些专业知识。因此，作家又是个杂家，是个“泛专家”、“泛学者”。但在微观世界里，有时钻进牛角尖里，又会在建筑学或园林学或别的什么学里，爆出点冷门，有某种奇特的或非同一般的精辟见解，也因此而会使自己笔下的人物更具有个性，甚至会更具有传奇色彩。

陆文夫已五十多岁了。作家到了四五十岁，潜力如何，大体是可以看出来的。作家的素质，包括生活阅历，见识，生活经验的积累，知识的积累，艺术手段的积累，思想的磨练，对事物敏锐的察知和把握，对各种各样人的大脑海洋的开发研究。陆文夫的潜力并未充分发挥，尽管他在爬艺术之山时的自我感觉略有微喘。比《美食家》更精采的作品，过不多久我相信是会读到的。

但是文学作品并非恒温厂房里的定型产品，只要按照一定程序，一定规格要求，就可以永保银牌，再下点功夫还可以拿到金牌。作家的下一部作品，常常是未知数。文学作品的生产方式极其原始，没有仪器可为助手，没有超声波、脑电图可以利用，仅用个人的肉眼去探知人脑万亿细胞的精微

变化。没有一群人、一个完整的社会组织的班子可以通力合作，仅凭借个人的眼力去观察整个世界。一切，全凭个人经验，全凭眼耳这些最自然状态的感知工具。（这些感知工具虽然极为高级、精密，但也极为脆弱，极易损坏。）人类认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手段，基本上与作家无缘。人类已经有了几万里外即可察知发丝毫末的遥感技术，但对作家的感知来说是无用的。已经有了测知脑细胞活动的种种仪器，但对作家探知人的心理、精神变化是无用的。已经有了各种自然的、社会的研究机构，共同完成某种创作，但文学的创作，还是单干户个体劳动。在现代科学社会里，作家是个“孤独者”。

作家的工作方式，是极其原始的体力劳动，手工业方式。我是写长篇的，如果按照我眼前出现的形象，把这些组成情节，结构成故事，如果全能留到纸上，那么一天可以写三万字、五万字，甚至十万八万字的故事。但腕酸指痛，道道地地的手工操作，一天只能写三五千字，耗尽了体力，也不过一万字。笔耕，也须付出很大的“体力能”。精神劳动的文学创作，也要受手工业操作方式的限制、束缚。这一点，年纪越大越感到力与心违。这个因素，对陆文夫潜力的发挥，虽然是很次要的方面，但不能不考虑到。对他可能是很次要的工作方式，对另外的人，也许就重要一些，甚至重要得多。

比方我还有几个长篇的计划，但现在怕很难完成了。一是怕种种无聊纠纷的干扰，二是怕手力跟不上，每天连续写一两千字，手指手腕就转动不灵了。长篇初稿需要一气呵

成，一天至少三五千字，连续不断，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打乱原来的生活秩序，夜以继日。细节、对话、形象，象梦里的人，飘飘忽忽，必须立刻抓住它，拴住它，把它牢牢地固定到稿纸上的格子里。否则稍纵即逝，永远无法追回，懊丧之余，甚至败了写兴。就是这种倒霉的落后的手工方式。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念头，现在要是通行古文就好了。一篇东西，该派写两万字白话，换成文言，一两千字就够了。复古，当然是个可笑的念头，但手工操作实在使人狼狈不堪。

手工操作，既是原始的，受自然力的影响也较大。一些偶然的因素，会使一篇小说流产。有的人遇到阴天也会影响创作情绪，就象阴天会使小苗烂根似的。夜里失眠，有了一个故事的梗概，第二天一早起，碰上鬼阴天，死面孔阴沉沉的，倒了胃口，无心再写。这些偶然的因素，在创作过程中，并非无关紧要。特别是写诗，兴之所至的事是常有的。灵感也不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。在生活的积累过程中，某人的一句话，或偶然碰到的马路街景，或某人的一个不经意的动作，这些偶然的東西，突然触发了自己沉睡中的记忆，触景而生情，触景而生人物、生故事，把自己原有的、封闭的生活记忆，一下唤醒转来，联想，浮想，幻想，不可遏止。

偶然的因素，会变成一件作品的胚芽，也会使一件作品胎中夭折。创作过程并不常常都是那么理智的。创作计划也并不总是那么恒定的、稳固的。

陆文夫创作潜力的充分发挥，有时也要考虑到一些具体条件。比方什么人、什么事、什么情绪触动了他一下，这个

触动，象火柴的光焰一闪，立即把一堆大火烧旺了。或者那段时间事事顺心，情绪好，又没有外界干扰，各种沉睡的记忆，一下拥到桌子边，排着队，但并不那么遵守秩序，推推搡搡地、争先恐后地要走到稿纸上的格子里去。可千万不要天天尽碰到那些令人心烦，使人焦躁不安的事。败坏了胃口，连饭都不想吃，何谈创作！

但愿陆文夫充分发挥他的潜力，让苏州小巷人物的正传、野史、秘录、轶闻，一本一本连续出下去。

（此文是1984年冬，在陆文夫作品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）

是谓小说妙品

——谈《围墙》^①

王 蒙

陆文夫的小说《围墙》，故事单纯而意蕴深厚。一个建筑所的围墙倒塌了，“现代派”、“守旧派”、“取消派”为如何修复围墙而争论清谈不休，所领导模棱两可而又指挥若定，空洞抽象而又事必亲问。眼看墙修无日了，一位因长着“小孩脸”而不被信用的小干部马而立，说干就干，依靠专家、群众，只一个周末之夜再加一个星期天便把墙修好。习惯于空谈、推诿、拖拉的人们初则报以白眼，而在权威方面表扬了这围墙之后，便又纷纷揽功摘桃子。

朴质无华，不动声色，不抒情、不哲理、不尖刻、不俏皮、不深奥、不博学、不冷僻，也不花哨。似乎只是身边常有常见的事情的实录，录得倒还通畅干净，层次分明，如此而已。

读完却不能自己。那种气氛、那种作风、那种人物、那种清谈的场面，那种无能而无不能、无为而无不为的吴所

① 本文系作者《读八三年一些短篇小说随想》（原载《文艺研究》1984年第3期）的一部分。题目为编者所加。